

# 太平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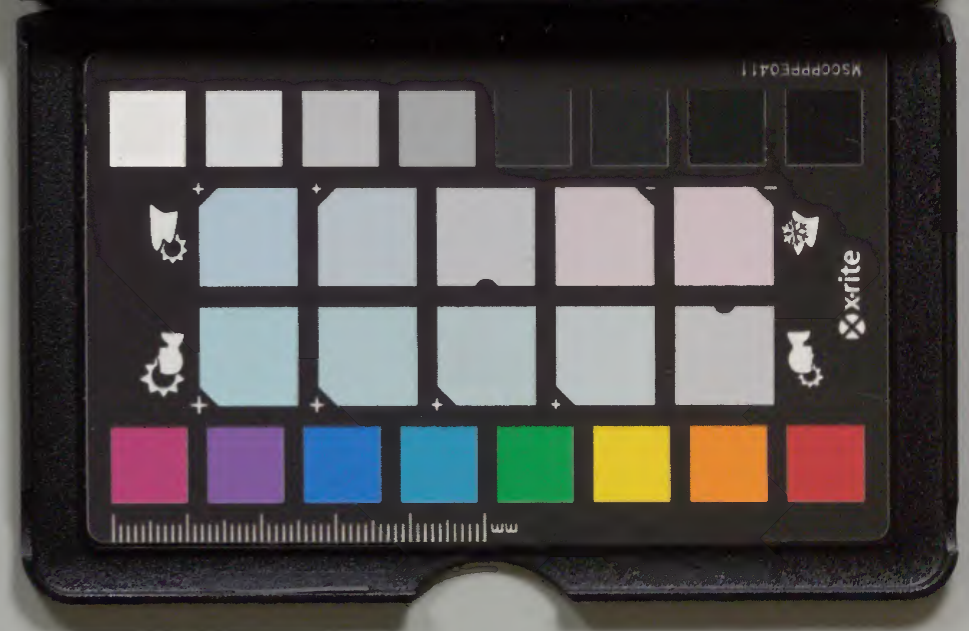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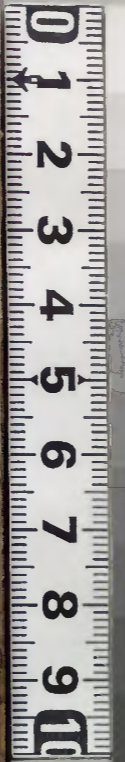
七十一之八

道術  
方士

庫	文	閣	內
五		三	漢
函		二	書
一	五	九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五		三	漢
函		二	書
七	五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10)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一

道術

明長洲許自昌玄佑甫校

趙高

董仲君

葛玄

竇玄德

趙高

秦王子嬰常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鬚髮絕偉納王  
 易而乘丹車駕朱馬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嬰聞者許進焉子嬰  
 乃與之言謂嬰曰予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欲誅  
 暴者翌日乃起子嬰既疑趙高因囚高於咸陽納高高於井中  
 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  
 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嘗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  
 說云趙高先世受韓衆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於冰夏日卧於  
 爐上不覺寒熱也及高戮子嬰棄尸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

咸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信于是出王子年拾遺記

### 董仲君

漢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後帝欲見之乃詔董仲君與之語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見乎仲君曰可遠見而不可同於帷席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也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語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資不死之藥乃至闡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托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量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

于輕紗幕中婉若生時帝大悅問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親近乎此石毒特宜近望不可迫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中君使人舂此石人爲九段不復思夢乃築夢靈臺皆祀之出王子年拾遺記

### 葛玄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木尤長於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澗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濕玄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玄游學嘗船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事可得見否玄曰符亦何所爲乎即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

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玄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玄謂請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設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人使玄飲酒精。人言語不遜。玄大怒曰：奸鬼敢爾。救五伯。曳精人縛柱。鞭脊卽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玄嘗行過廟。此神嘗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衆鳥。莫敢犯之。玄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玄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卽舉手止風。風便止。玄還以符投廟中樹上。

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玄見買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帛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玄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玄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玄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玄作可以戲者。玄肯患熱。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玄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餅也。玄手拍牀。蝦蟇及諸蟲飛。

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玄止之卽止玄冬中能爲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徐以器於上呼錢出於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玄爲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卽爲送流十丈許于峩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玄知其誑後會衆坐玄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玄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玄相見欲加榮位玄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卽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門

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玄口可復書符水中湏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玄船亦淪失所在帝嘆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鈎船沒已經宿忽見玄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疆帝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親要於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盃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卽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卽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或有請玄玄意不欲往主人疆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玄腹痛止而卧地湏臾死舉頭又斷舉四肢四肢斷更臭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見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

還向玄死去已失玄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去遊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又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爲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卽以報玄玄自取之卽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爲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午當發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玄所在但見委衣床上帶無解者旦問隣家隣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止一宅籬落樹木皆敗折也出神仙傳

竇玄德

竇玄德河南人也貞觀中任都水使者昔年五十七奉使江西發路上船有一人附載竇公每食余恒啗附載者如是數日欲

至揚州附載辭去公問曰何速答曰某是司命使者因竇都水往揚州司命遣某追之公曰都水卽是某也何不早言答曰某雖追公公命合終于此地此行未至不可漏泄所以隨公至此在路蒙公餘食常愧于懷意望免公此難以報長者深惠公曰可襍否答曰頗聞道士王知遠乎公曰聞之使者曰今見居揚州府幽冥間事甚機密幸勿泄之但某在船日恒賴公賜食懷愧甚深今不極公遂成負德王尊師行業幽顯衆共尊敬其所施爲人天欽尚與人章醮有厄難者天曹皆救公可屈節咨請得度斯難明晚當奉報滅否公既奉敕初到揚州長史已下諸官皆來迎公未論事但聞官僚見王尊師乎于皆諸官莫測其意催遣迎之湏臾王尊師至屏左右具陳情事師曰比內修行正法至于祭醮之業皆所不爲公銜命既重勉勵爲作法之效

驗未敢懸知。于是命侍童寫章登壇拜奏。明晚使者來報。公曰：不免矣。公又求哀甚切。使者曰：事已如此。更令奏之。明晚當報。仍買好白帟作錢於淨處。咨白天曹吏使。即燒却。若不燒還。不得用。不爾曹司稽留行。更得罪。公然之。又白師。師甚不悅。公曰：惟命是遵。願垂極濟。師哀之。又奏。明晚使者來還報云：不免。公苦問其故。初不肯言。後俛首答曰：道家章奏。猶人間上章表耳。前上之章。有字失體。次上之章。復草書仍乞二字。表奏人主。猶須整肅。況天尊大道。其可忽諸。所止之章。咸被棄擲。既不聞徹。有何濟乎。公又重使令其請託。兼具以事白師。師甚悅云：審爾乎。比竊疑章表符奏。繆妄而已。如公所言。驗若是乎。乃于壇上取所奏之章。見字誤書草。一如公言。師云：今奏之章。貧道自寫。再三合格。如法奏之。明日使者報公云：事已諧矣。師曰：此更延

十二年。公謂親表曰：比見道家法。未嘗信之。今蒙濟拔。其驗如茲。從今以往。請終身事之。便就請都觀尹尊師。受法錄。舉家奉道。春秋六十九而卒。出玄門靈效記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二

道術二

張山人

王旻

陸生

輔神通

孫醜生

葉靜能

袁隱居

騾鞭客

許君

杜巫

張山人

唐曹王貶衡州。嘗有張山人。技術之士。王常出獵。因得羣鹿十餘頭。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遂索水以刀湯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纜及寸。負囊拄杖。敝敝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布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跛足而行。卽告曰。此人易追止。十餘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餘里。果見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



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鹿無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視乃舊識焉其足尋亦平復乃是柳州連山觀侯生即從容遣之未暮有一客過柳州寄宿此觀縛馬於觀門糞污頗甚觀主見而責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張山人山人謂曰君方有大厄蓋有所犯觸客即說前日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為君致禍却速往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此為震厄君今夕所至當截一栢木長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蓋之身別處一屋以棗木作釘子七枝釘地依北斗狀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驚登肯却迴求

得栢木來柳州宿于山館如言設法半夜忽大風雨雷電震于前屋湏臾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數四如有搜獲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視栢木已為粉矣客益懼奔謝觀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謂客曰人不可輕也毒蛇之輩尚能害人豈合無狀相侔乎今已捨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也

出原  
化記

王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遊名山五岳貌如三十餘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於父旻常言姑年七百歲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浮貌如童嬰其行比陳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在夫婿甚衆天寶初有薦旻者詔徵之至則于內道場安置學通內外長於佛教帝與貴妃楊氏旦夕

禮謁拜於牀下訪以道術曼隨事教之然大約在于修身儉約慈心爲本以帝不好釋典曼每以釋教引之廣東報應以開其志帝亦雅信之曼雖長于服餌而常飲酒不止其飲必小爵移晷乃盡一杯而與人言談隨機應對亦神者也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飾隨四皆變改或食鯽魚每飯稻米然不過多至葱韭葷辛之物醃酢非養生者未嘗食也好勸人食蘆菔根葉云又食功多力甚養生之物也人有傳世世見之而貌皆如故蓋及千歲矣在京多年天寶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戀京不出乃宣言曰吾將爲帝師授以祕籙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與曼相見請曰王生戀世樂不能出耶可以行矣于是勸曼令出曼乃請于高密牢山合煉玄宗許之因改牢山爲輔唐山許曼居之曼嘗言張果天仙也在人間三千年矣姜撫地

仙也壽九十三矣撫好殺生命以折已壽是仙家所忌此人終不能白日昇天矣出紀聞

陸生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試白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韉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異頗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卽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者生心自驚駭未測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

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隸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  
教道成者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  
此而壽與天地長久豈若人間浮榮蠱茵之輩子願之乎生拜  
謝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禮合獻一女度君無因而得  
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  
城城中朝官五品已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于彼而取其  
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方或能相制伏生  
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  
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  
杖於牀擣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殭卧在牀一家  
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皆權要謁請盈街  
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

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皆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  
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乃道術者  
爲之爾遂取水噴呪死女立變爲竹又曰此亦不遠搜尚在遂  
持刀禁呪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鎖拙拷  
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同取老人遂令鉦項領從人至  
山下往皆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幻妄將領生歸生向山  
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  
足府吏卽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濶丈餘生叩頭哀  
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掇也然亦  
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嚙之黑霧數里白  
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  
小徑與水皆不見矣

出原  
化記

輔神通

道士輔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貧恒為人牧牛以自給神通  
 牧所恒見一道士往來因爾致敬相識數載道士謂神通曰能  
 為弟子否答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謂通曰我入之肯汝宜  
 隨之無憚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嚴潔有藥囊丹竈牀下  
 悉大還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黃白之術經三年神通已年二  
 十余思憶人間會道士不在乃盜還丹別貯一處道士歸問其  
 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見道士嘆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  
 曷足授我雖備解諸法然無益長生也引至他道遂去便出神  
 通甚悅崎嶇洞穴以藥自資七十餘日方至人間其後厭世事  
 追思道士聞其往來在蜀州開元觀遂請配度隸名于是其後  
 聞道士至往候後輒云已出如是數十度終不得見神通私以

金百斤與房中奴令道士來可馳報奴得金後頻來報更不得  
 見蜀州刺史奏神通曉黃白玄宗試之皆驗每先以土鍋煮水  
 銀隨帝所請以少藥投之應手而變帝求得其術會祿山之亂  
 乃止出廣異記

孫甌生

唐天寶中有孫甌生者深於道術玄宗召至京師甌生善鞮石  
 累卵折草為人馬乘之東西馳走太真妃特樂其術數召入宮  
 試之及祿山之亂不知所之出皇明雜錄

葉靜能

唐汝陽王好飲終日不亂客有至者莫不畱連旦夕昔術士葉  
 靜能常過焉王彊之酒不可日某有一生徒酒量可為王飲客  
 矣然雖侏儒亦有過人者明日使謁王王試與之言也明日有

投刺曰道士常持滿王引入長二尺既坐談胚渾至道次三皇五帝歷代興亡天昔人事經傳子史歷歷如指諸掌焉王咋口不能對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話淺近諧戲之事王則懽然謂曰觀師風度亦常飲酒乎持滿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數巡持滿曰此不足爲飲也請移大器中與王自挹而飲之量止則已不亦樂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醕數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飲之王飲中醺然而持滿固不擾風韻轉高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觀師量殊未可足請更進之持滿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見彊乃復盡一杯忽倒視之則一大酒榼受五斗焉出河東記

### 袁隱居

貞元中有袁隱居者家於湘楚間善陰陽占訣歌一百二十章

時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尚書郎商官東南一日隱居來謁公公久聞其名即延與語公命算已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真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昔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陰陽占訣歌李公序其首出宣室志

### 驪鞭客

茅山黃尊師法錄甚高於茅山側修起天尊殿講說教化日有數千人皆講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闥叫呼相貌麤黑言辭鄙陋腰插驪鞭如隨商客驪仗者罵道士汝正熟睡邪聚衆作何物不向深山學修道還敢謾語邪黃尊師不測下講筵遜詞衆人

悉懼不敢抵牾。良久詞色稍和曰：豈不是修一殿，卻用幾錢？曰：要五千貫。曰：盡搬破甌釜及雜鐵來，約八九百斤，握地爲爐，以火銷之，探懷中取葫蘆瀉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上銀曰：此合得萬餘貫，修觀計用有餘，攪則所獲無多，但罷之。黃生與徒弟皆相謝，問其所欲，笑出問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生奉詔赴京，忽於長街西見插驪鞭者，肩一幞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生欲趨揖，乃搖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生但遙楫禮而已。老人髮白如絲，顏若十四五女子也。出逸史

許君

仙人許君居世之嘗，嘗因修觀功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剝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言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官求救，不然卽

有不測之釁，許愕然異之。又問其事，杳不復答，乃焚香虔祀，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沒，而此嘗爲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云：奪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求之。許君乃訝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再顯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水萬靈，得三宮舉名可以証道。許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人間。出錄異記

杜誣

杜誣尚書年少，未達嘗曾於長白山遇道士，貽丹一丸，卽令服訖，不欲食，容色悅懌，輕健無疾。後任商州刺史，自以旣登太守班，已崇而不食，恐驚於衆，于是欲去其丹。遇客無不問其法，歲餘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詢之，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從之。

食吃道士命筆羅須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塊物如粟道士取之甚堅固道士剖之若新膠之未乾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於手中其色綠瑩巫曰將來吾自救之暮年服也道士不與曰長白吾師曰杜巫悔服吾丹今願出之汝也可教之收藥歸也今我奉師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擬留至老年縱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後五十餘年罄產燒藥竟不成出玄惟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三

道三術

周賢者

王常

葉虛中

鄭君

程逸人

李處士

駱玄素

趙操

崔玄亮

周賢者

唐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爲號州司戶號州有周賢者居深山不詳其所自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可不懼乎司戶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請救周生曰事猶未萌有得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爲作章醮可以移禍殃矣司戶於是取急還都謁兄河東侯炎炎爲人睦親於友悌甚至每兄弟自遠來則同卧談笑雖彌歷旬日不歸內寢焉司

戶夜中以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於邪俗鎮厭。常怒怒之。聞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隨俗幻惑。此愚輩何解。而欲以金與之。且世間巫覡好託神鬼。取人財物。吾見之常坊齒。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靜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戶泣曰。周賢者識非俗幻。每見發言。未嘗不中。兄爲宰相。家計溫足。何惜少金。不令轉災爲祥也。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農時。河東侯初立。則天爲皇后。專朝擅權。自謂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及歲餘。天皇崩。天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屢構。乃思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炎餽具黃金。令求賢者於弘農諸山中。盡不得。尋南陽襄陽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因與還。弘農謂司戶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壇場致請。今災祥已備。不久滅門。何求之有。且吾

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左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令君與兄同禍。可求百兩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終無益也。司戶卽市金。與賢者入弘農山中。設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山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戶卽遷家襄陽。月餘。而染風疾。十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旣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首於左足下。竟如初言。出記

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尚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飢寒。至於



解衣推食略無難色。至德二年常於終南山遊遇風雨宿於山中夜將半雨晴雲飛月朗風恬常慨然四望而歎曰我欲平天下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之飢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故不足信言訖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謂常曰爾何此言常按劍沉吟良久乃對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聖降臨此間神人由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死雖不足平禍亂亦可以濟人之飢寒爾能授術於我以救世人飢寒乎常曰我聞此術是神仙之術空有其名未之見也況載籍之內備叙秦皇漢武好此道終無成但爲千載之譏誚神人曰秦皇漢武帝王也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爾無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死真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

之哉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大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遇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條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成黃金必須在山卽化不在山卽不化但遇純陰之石氣合卽化也我有書君授之勿疑常乃再拜神人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訖神人戒之曰讀此書盡了黃白之道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祕勿授之以貴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之輩彼必不以飢寒爲念黃金成濟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術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今授我聖術固終身無忘也但訖示我是何神聖使我知大惠之處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以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遂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黃

金振濟之絕出奇事記

葉虛中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惋憤乃齊宿于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疆為奏之甚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此獨

異志

鄭君

唐貞元末鄭君知鹽鐵信州院常有頑夫不察所從來每於人吏處恐脇茶酒鄭君擒至笞春方庭煉礦次計銀數萬兩杖訖曳去色返揚揚呼曰且看此物得成否果竟不變鄭君怒枷送鹽鐵使江西李公公即棒殺之旬日又至復於爐處言曰看更

得成就否亦如前鄭公令捉倒先折脚答死沃以豕血埋獄中明旦擺撥復自門來至使等驚異皆迎接曰我本與汝作戲鑛但重鍊無慮也乃去鄭君視於瘞所悉已無矣銀並成就從不復見矣出逸史

程逸人

上黨有程逸人者有符術劉悟為澤潞節度臨沼縣民蕭季平家甚富忽一日無疾暴卒逸人嘗受平厚惠聞其死即馳往視之語其子云爾父未當死蓋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于是朱書一符向空擲之僅食頃季平果蘇其子問父向安適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與使者俱行約五十餘里適遇丈夫朱衣仗劍怒目從空而至謂我曰程斬邪召汝汝可即去於是綠衣者馳走若有懼朱衣人牽我復

借來有頃忽覺醒然其家驚異因質問逸人曰所謂程斬邪者誰邪逸人曰吾學於師氏歸氏龍虎斬邪符籙因解所佩籙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誣逸人後遊閩越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李處士

李文公翽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頗中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謂曰仲尼大聖人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果至見鬼乎且公骨肉間且夕當有遘疾沉困者苟晏安酖毒則已成五常粗備請以七情孰忍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夫人背疽明日內潰果不食昏瞋百刻不糝遍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十人既

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死央義重息齋情牽不得已解縲縷而祈叩之則曰若手翰一文俟夜當祈之宜留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誠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語潔手書之公性褊且疑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炬炮更深疲於毫硯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并符以焚焚畢呻吟頓減合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略何為復注一字公曰無之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夕所畫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往疾亦漸間出唐闕史

駱玄素

趙州昭慶民駱玄素者為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遁迹而去令怒

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質狀凡陋策杖立于長松之下召玄素訊之曰爾安得此耶玄素對得罪於縣令遁逃至此幸翁見容翁引玄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一巖穴見二茅齋東西相向前臨積水珍木奇花羅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總角衣短褐白衣緯帶革舄居于西齋其東齋有藥竈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稱東真君命玄素以東真呼之東真以藥十餘粒令玄素餌之且曰可以治飢矣自是玄素絕粒僅歲餘授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又謂玄素曰子可歸矣既而送玄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自此以符術行里中常有孕婦可過期不產玄素以符一道令餌之其夕即產於兒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後玄素犯法刺史杖殺之凡月餘其尸如生曾無委壞之色蓋餌靈藥所致於是里人

收瘞之時寶曆元年夏月也

出宣室志

### 趙操

趙操者唐相國憬之孽子也姓疎狂不慎相國屢加教戒終莫改悔有過懼罪因盜小吏之驢攜私錢二緡竄於旗亭下不日錢盡遂南出啓夏門恣意縱驢從其所往俄屆南山漸入深遠猿鳥一徑非畜乘所歷操即繫驢山木躋攀獨徃行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欵門既入有二白髮叟謂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顧其室內妻妾孤幼不異俗世操端無所執但恣遊山木而甚安焉月餘二叟謂操曰勞汝入都爲吾市山中所要操則應命二叟曰汝所乘驢貨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操因曰操大人方爲國相今者入京懼其收維且驢非已畜何容便貨況繫之山門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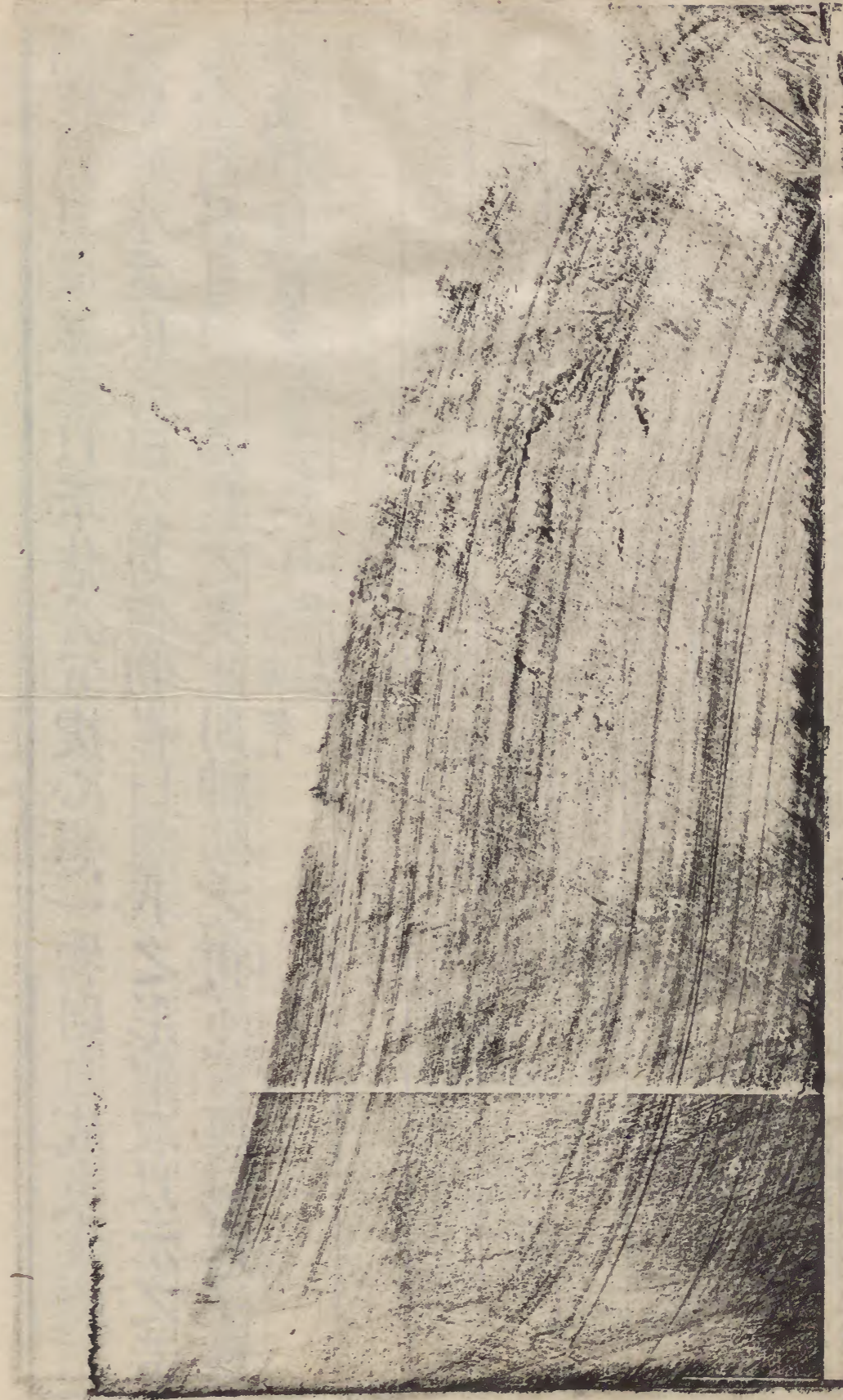
依吾教勿過憂苦操即出山宛見其驢尚在還乘之而馳足力甚壯貨之果得五千因探懷中二叟所示之書惟買水銀耳操即為交易薄晚而歸終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雜藥燒煉俄而化為黃金因以此術示之於操自爾半年二叟徐謂操曰汝可歸寧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茅廬操願留不獲于是辭訣及家相國薨再宿矣操過小祥則又入山岐路木石峯巒樹木皆非何之所經也操亟返服闋因告別昆仲遊於江湖至今無羈於世從學道者甚衆操終無傳焉出集異記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為湖州牧嘗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如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一見耳乃遣崔市一斤入瓦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疊炭埋鍋鞴而焰起謂

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巾笏悉具之矣此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出唐年補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四

道術四

俞叟

陳季卿

陳生

張定

石旻

唐武宗朝術士

俞叟

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呂氏子衣德策有飢寒寒之色投  
 刺來謁公不為禮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鬻所  
 乘驢於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召呂生而語且問其所由呂  
 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貧親老無以給甘旨之養府帥公吾之重  
 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哀吾貧而周之入謁而公不一顧豈非  
 命也叟曰某雖貧無資食以贖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  
 寒色甚不平今夕為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無以辭焉呂生  
 許諾於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簷壞垣無牀榻茵褥致蔽蓆

於與呂生坐語久命食以陶器進脫粟飯而已食訖夜既深謂  
呂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隱居四明山從道士學却老之術有志  
未就晦迹于此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羈旅得  
無動于心耶今夕爲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路裹糧之費不亦  
可乎呂生雖疑誕妄然甚覺其異叟因取一缶合于地僅食頃  
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腰帶俛而拱焉叟指曰  
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呂生熟視其狀貌果類王公心默而異  
之因戒曰呂乃汝之表姪也家若貧無以給旦夕之贍故自涓  
北不遠而來汝宜厚給館穀盡親親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顧  
豈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贖之無使爲留滯之客紫衣僂而揖  
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僕馬可致一匹一僕縑二百疋以  
宜遺之紫衣又僂而揖於是却以缶合於上有頃再啓之已無

見矣明日天將曉叟謂呂生曰子可矣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  
歸送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  
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爲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館呂生驛亭  
與宴遊累日呂生告去王公贈僕馬及縑二百呂生益奇之然  
不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因與友人數輩會宿語及靈怪始以  
其事說於人也

出宣室志

###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能無成歸羈棲輦  
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商因息於暖閣中  
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  
久謂季卿曰日已脯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飢矣僧且不在爲  
之奈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杯與季卿曰

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飢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  
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滑泛于河，遊于洛，泳  
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  
僧童折堦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  
此舟，則如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之，稍覺  
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既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  
於禪窟蘭若，題詩於南楹云：「霜鍾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  
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登崖題句  
於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矢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力，  
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還勝羞不  
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門。  
側有江亭，晚望詩題于書齋云：「立向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

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  
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  
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  
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樓鳳管，別  
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  
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  
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  
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  
途。至于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  
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將晚，  
僧尚不至。」翁去。季卿還主人後，二月季卿之妻子賫金帛自江  
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於



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  
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尚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  
南山去出墓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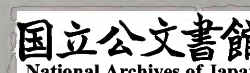
陳生

茅山陳生者休糧服氣所居草堂數間偶至延陵到傭作坊求  
人負擔藥物却歸山居以價賤多不肯有一夫壯力然神少頗  
若癡者疥瘡滿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從行其直多少亦  
不問也既至因願留採薪都不計其價與陳生約日五束陳曰  
吾辟穀無飯與食答曰某是貧窮人何處得食但斲草根食亦  
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於房內自燒五束供陳生會山  
下有衣冠家妻患齒詣陳生覓藥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  
果餅子之類陳生休糧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則被傭者接而食

之仍笑謂曰明日更送我當有藥如此者數四一日傭者并柴  
柴十束納陳生處為兩日用夜後遂扃門熾火攜一小鍋入陳  
生密窺之見于葫蘆中瀉水銀數合煎之攪如稀餈投一丸藥  
乃為金矣傭者撚兩丸以紙裹置懷中餘作一金餅密竄出門  
去明日日高起求藥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齒者含之一  
丸未半乃平復矣痛止第出數十陳生伺傭者出于房內搜而  
觀之得書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傭者至大怒罵陳生生不敢  
隱却還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門入水沐浴乃變為美少年無復  
瘡疥也拜訖跳入深澗中遂不知所之出逸史

張定

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曉起早街中無人獨行百  
餘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顧見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問汝何



所好答曰好長命耳道流曰不難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變化之術勿泄於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訣教之定謹訥小心於家甚孝亦曾私爲此術召鬼神化人物無不能者與父母往漣水省親至縣有音樂戲劇衆皆觀之定獨不往父母曰此戲甚盛親表皆去汝何獨不看邪對曰恐尊長要看兒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有青州大設可亦看也卽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來空中無物置於庭中禹步遶三二匝乃傾於庭院內見人無數皆長六七寸官寮將吏士女看人喧闐滿庭卽見無比設廳戲場局筵隊仗音樂百戲樓閣車棚無不精審如此宴設一日父母與看之至夕復側瓶於庭人物車馬千羣萬隊邐迤俱入瓶內父母取之瓶視之亦復無一物又能自以刀劍剪割手足剗剔五藏分掛四壁良久自復其身晏然無苦每見

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父母問其從何學之曰我師姓藥海陵山神仙也已錫昇天之道約在十年今七年矣辭家入天柱潛山臨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兒自歸來無深慮也如是父母念之卽便還家尋復飛去一日謂父母曰十六年後廣陵爲瓦礫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與父母服之百餘年無疾自此不後歸父母服丹神氣輕爽飲食嗜好倍於少壯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猶在出僊傳拾遺

石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迹江湖之間有年數矣道術玄妙殆不可測長慶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爲宣城部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於郡南別墅旻亦在坐其家僮網得一魚長

數尺致于舍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去獨旻宿雷氏別墅時夏暑方甚及明日視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童將棄之旻謂之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尚可活之安可棄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誠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曰吾子幸觀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藥數投於敗魚之上僅食頃其魚鮮潤如初俄而搖鬣振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矣其輩塵俗聾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鮒之與雲禽焉得而爲伍乎先是雷生有癘疾積年旻而求旻衣中之丹餌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爾曹俗人嗜好無節臟腑之內腥羶委集設便以吾丹餌求置其中則臟腑之氣與藥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戰寧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難得但塵俗多累若搯猿籠鳥徒有騫翔超騰之心安可致乎會

昌中卒于吳郡也

出宣室志

### 唐武宗朝術

唐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趙歸真探曠玄機以制鉛汞見之者無不踈敬請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爲騫鸞馭鶴可刻期而往常云飛鍊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山收採旣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頑石礪無從而得歸真乃齋醮數朝以御札致于巖穴俄有老人扶策而至曰山川寶物蓋爲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爲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明日當從請語罷而出莫知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礪豁開數十丈銀液盆然而湧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煉至多外人少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于役使鬼神會昌中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

明崇儼善於符籙常取羅浮柑子以資御果萬里往來止於旬日我師得不建先朝之術比美崇儼乎元長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不日而至武宗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是今夕當致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旦寢殿始開以金盤貯石榴置于御榻俄有中使進奏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此類也王瓊妙於祝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封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芬穠豔月餘方謝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逸去莫知所在

出列仙譚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趙術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佑甫校

楊居士

張士平

馮漸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韓志和

張辭

崔言

楊居士

海南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郡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闋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於此誠矣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

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即不能設一奇術以動之乎。必先  
生果無奇術耶。居士大曰。此末術耳。君試觀我。我爲君召其妓。  
可以佐酒。皆曰願爲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  
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啓之。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  
煥。攜樂而至。居士曰。某之術何如。諸客人大異之。殆不可測。乃  
命列坐奏樂。且歌。客或訊其術。居士但笑而不笑。時昏晦。至夜  
分。居士謂諸妓曰。可歸矣。于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目  
駭歎。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閣。  
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  
諸妓方寤。樂器亦歸于舊所。太守質問衆妓。皆云。黑無所見。竟  
不窮其由。諸客皆大驚。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歎異。即  
謝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時開成初也。出宣室志

### 張士平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瞽疾。歷求方術。不能  
致。遂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業  
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  
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  
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  
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願垂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  
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使君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倩丁夫十  
人。鍬鍾之屬。爲開一井。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  
選勝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目。即  
時淨。平復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婦感而謝之。厚遺金帛。  
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

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術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輕教世人以教疾苦用增陰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訖昇天而去出神仙感遇傳

### 馮漸

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後棄官隱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尤善視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後退歸汝穎適遇漸於伊洛聞知漸有奇術甚重之大曆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為僚甚善李君寓書於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

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數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中人率以漸字題其門者蓋用此也出宣室志

###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風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門求宿寺人以關門訖更不可開乃指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亦無牀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翠幕異常華盛又見陳列餼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不敢開門省問俱眾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內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因留之住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原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爲妖  
 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燒廬舍生卽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  
 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農楊晦之自長安東遊  
 吳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玄緡巾衣褐衣  
 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  
 其側其議論玄暢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月乃八  
 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盡  
 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情而不好道今且老矣  
 旣而謂七娘曰汝謂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于室東垣上有頃  
 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

之驚歎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擊之畢俄有塵起天地盡晦  
 久之塵斂視其庭則懸崖峻險山谷重疊前有積石盡日晦之  
 悸然背汗毛髮豎立先生曰陵谷速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益  
 恐洒泣言曰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已  
 千歲乎先生笑曰子無懼也所以爲娛耳於是持箒掃其庭又  
 有塵起有頃塵斂門庭如舊晦之喜卽馳馬而去出宣  
室志  
 一說唐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湖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  
 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箇弦月  
 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卽起祝之曰今夕有客  
 可賜光明言訖室朗若張燭出西陽  
雜俎

周生

唐太和中周生者廬于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敬之

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來時方  
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皇帝遊月宮事  
因相語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矣柰何周生笑曰某常  
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  
竒生曰吾不爲明則妄矣因命虛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  
命以筋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取月去聞呼  
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曠晦仰而  
視之卽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  
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  
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  
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方如初

出宣  
室志

### 韓志和

韓志和者本倭國人也中國爲飛龍衛士善雕木爲鸞鶴鳥鵲  
之形置機揆于腹中發之則飛高三二百尺數百步外方始却  
下又作龍牀爲御榻足一履之則麟鬣爪角皆動大矯如生又  
於唐憲皇前出蠶虎子五六十頭分立隊令舞梁州曲皆中曲  
度致詞時殷殷有聲曲畢則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焉帝大  
悅賜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宮門盡施散他人後忽失之

山仙傳  
拾遺

### 張辭

咸通初有進士張辭下第後多遊淮海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  
粒好酒耽棊鄙人以爐火藥術爲事一旦覩之乃大哂命筆題  
其壁云爭那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玉顏安可駐今  
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咸異之性  
不喜裝飾多歷旗亭好酒故也或人召飲若合意則索紙剪蛺



蝶二三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妝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卽以他事爲阻嘗遊鹽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其酒而試之相競較力邑令偶見駭之旣醒乃課述德陳情詩二律以獻令乃立釋之所記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常清自後邑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宰刺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玄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合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鶴於廳前以水喫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吾卽後來時邑令亦醉不暇

拘留張遂得去其所題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卽騰騰處世間心卽逍遙出天外至今爲江淮好事者所說

出桂苑  
叢談

### 崔言

崔言者隸職於左親騎軍一旦得疾而目昏闇咫尺不辨人物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生瘡如疥皆目爲惡疾勢不可救因爲駱谷子午歸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受其方曰皂莢刺採一二升燒之爲灰大黃九蒸九曝杵之爲末食上濃煎大黃湯以末七調而服之旬日鬚髮再生肌膚克潤所疾頓愈眼明倍於尋常道流傳此方訖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六

方仕一

子韋

趙廓

樊英

楊由

介象

郭璞

庾詵

張子信

管輅

籌禪師

李淳風

袁天綱

安祿山術士

桑道茂

鄉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蔣含弘

子韋

子韋宋景公之史當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位處  
 於層樓延閣之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珍衣食則有渠餐之  
 鳧煎以桂醴叢庭之鷄承以蜜渠淇漳之醴脯以青茄九江之  
 珠穠爨以蘭蘇華清夏結鹿以織縞華清井水饗人視時而扣

鐘伺食而擊磬言每食輒擊鐘磬也懸四時之衣春夏以金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燒異香于壇臺之上忽有野人被草笈扣關而進曰聞君愛陰陽五行玄象經緯之祕請見景公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宋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野人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乘仁則天應之祥人仰其化景公服其言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也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律抑亦梓慎裨竈之徒也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復三清天厨之旨華蕤龍袞之服斯固為陋矣春秋生以賜姓亦緣事顯族乃號為司星氏至國之末著陰陽之書其事出班固藝文志也出王十午拾遺記

趙廓

武昌趙廓齊人也學道於吳末石公三年廓求歸公曰子道未備安可歸哉乃遣之及齊行極方止息同息吏以為法犯者將拔之廓走百餘步變為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憇之吏見而又逐之復變為白虎急奔見聚糞入其中變為鼠吏悟曰此人能變斯必是也遂取鼠縛之則廓形復焉遂以付獄法應棄市末石公聞之歎曰吾之咎也乃往見齊王曰吾聞大國有囚能變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圍之廓按前化為鼠公從坐翻然為老鴟攫鼠而去遂飛入雲中出列仙傳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太中見帝因向西南嚶之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言火災正符其日又云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大為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

故英曰：郗生遇賊，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賴一被髮老人相救，故得全免。永建時，殿上鍾自鳴，帝甚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奏蜀山崩。出英別傳

楊油

後漢楊由善占候，為郡文學掾。曾從人飲，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趨去。後主人舍忽有鬪相殺者，或問何以先知之。由曰：向者社木上鳩鬪，此鬪兵之象也。其言多類此。出後漢書

介象

吳介象字无則，與吳王論臚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鱖魚為上。請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坎中，食頃得鱖魚作臚。出建康實錄

郭璞

晉陳述字嗣祖，有美名，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言。出世說新語

庾詵

齊新野庾詵，少孤，以讀書自業。玄象算數皆所妙絕。武獻公蕭穎胃疾篤，謂詵曰：推其曆數，當無辜否？答曰：鎮星在襄陽，荆州自少福。明府歸終於亂代，齊名伊霍，足貴。子孫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婚主狂虐，人思堯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歔歔而終，果如其言。穎胃赤斧之子。出談數

張子信

齊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也。武衛奚末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

忽有鵲鳴聞于庭而墮焉子信曰鵲聲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間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相召慎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風至儼使召未洛且云敕喚未洛欲赴其妻勸令勿出因稱馬墜折腰遂免於難出三國典畧

### 管輅

魏管輅曾至郭恩家忽有飛鳩來止梁上鳴甚悲切輅云當有客從東來相探候攜豕及酒因有小故耳至晚一如其言思令節酒慎燔既而射雞作食箭發從籬間誤中數歲女子流血驚怖出魏志

### 籌禪師

隋煬帝宴祕書少監諸葛穎於觀文殿帝分御杯以賜穎乃曰朕昔有籌禪師爲之合諸藥總納一竹筒內取以帽簪挿筒藥

中七日乃拔取以對賓客飲酒盃至取簪以畫酒中斷飲一邊盡一邊尚滿以勸賓客觀者皆以爲大聖稀有之事出大業拾遺

### 李淳風

唐太史李淳風校新曆太陽合朔當蝕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食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蝕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之對曰尚早刻日指影于壁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太史與張率同侍帝更有暴風自南至李以爲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又嘗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爲人明日至西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市酒肆登樓命取酒一石持椀飲之須臾酒盡復添一石使者登樓宣敕曰今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

曰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因謂曰待窮此酒與子偕行飲畢下樓使者先下回顧已失胡僧因奏聞太宗異焉初僧飲酒未入其直及收具於坐下得錢二千出國史異纂及紀聞

袁天綱

唐則天之在襁褓也益州人袁天綱能相士護令相妻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其召子相之謂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夫則天時在懷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綱舉目一視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若是女當為天下主出感定錄

安祿山術士

與十九卷李林甫事同

唐安祿山多置道術人謂術士曰我對天子亦無恐懼唯見李相則神機悚戰即李林甫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人皆銅頭鐵

額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謂安祿山曰吾安得見之祿山因表請宴宰相令術士於簾下窺之驚曰吾初見報相公來有雙鬟二青衣捧香爐先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垣而走某亦不知其故當是仙官輶謫居人間也出逸史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鵬通桑道茂曰長安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始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子石出入將相子孫二世及第至次子福歷七鎮終如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諸孫皆朱紫建中元年道茂請城奉天為王者居列象龜別內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朱泚之亂德宗幸逢天時沿邊藩鎮

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兜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造攻城雲梯。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瑊李晟奏曰。賊鋒既盛。雲梯甚壯。若縱近城。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于時。東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莫能舉。二公酌酒祝詞曰。賊泚包藏禍心。竊弄凶德。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某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蕪。逆黨永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噪而進。火烈風猛。煙埃漲天。梯燼賊奔。德宗御城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克京國。二公勲績爲首。寵錫茅土。匡扶社稷。終始一至。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節制。忠崇榮顯。初晟於左。賁効職久。未遷超。聞柔道。茂善相。賁絹一疋。凌晨而往。時傾信者甚衆。

造詣多不卽見之。聞李在門。親自迎接。施設殺醴。情意甚專。旣而謂曰。他日建立勲庸。貴甚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莫測其言。但慙唯而已。請回所貺。縑換李公身上汗衫。仍請於衿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泚叛。道茂陷賊庭。旣克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時李受命斬決。道茂將欲就刑。請致詞。遂以汗衫爲請。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司徒杜佑曾爲楊炎判官。故盧杞見忌。欲出之。杜見道茂曰。年內出官。則福壽無疆。旣而自某官九十餘日。出爲某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出劇談錄

鄉校叟

唐宰相竇易直。初名秘。家貧。就鄉校授業。而叟有道術。人不之知。一日向暮。風雪暴至。學徒歸不得宿于漏屋下。寒爭附火。惟竇寢于側。夜分。叟自扶竇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

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蹇驢至開遠人稠路隘，城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忽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二黑衣卒呼曰：秀才已後莫忘間情。及升朝，訪其子提挈于吏中，甚達。出因話錄

相骨人

唐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觀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瘦長杜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蜀也。出嘉話錄

田良逸蔣含弘

唐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君，以虛無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

者，褊恹盡去。侍郎呂渭、楊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或，或請邀致。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車。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觀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列，而天陰晦，弟子請祈晴。田亦無言，崖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升壇。天即開霽，常有村姥持碧綃襦以奉對，衆便服之。坐者竊笑，不以介意。楊常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即坐階砌，着襪，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時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候田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曰：報汝阿郎勿深憂也。未幾，量移杭州長史，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送。性不多記人官位姓第，與呂渭公最深。後郎中呂刺衡州，因來謁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



之子及溫入下牀拊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邪溫泣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毋爲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爲師常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卽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早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因以告媪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器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類兄事於田號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入莫之知後居九真觀曾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山口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卽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於田君卽鄰入室平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旣寤潛告人曰二先

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蛻去蔣次之平亦遊桐栢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子弟衡山周混沌蔣之門人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利法清嚴今爲南嶽首冠

出因話錄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七

杜生

泓師

羅思遠

張景藏

葉法善

錢知微

葫蘆生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祿皆驗如神有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擿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子與汝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道走逢見即故潛于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曰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之見進鷄子使過求買其一必得奴

矣如言候之俄有鷓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異之以副鷓子與焉將至手鷓忽飛集于灌莽乃往取奴果伏在其下遂執之言人祿位中者至多茲不縷述出紀

### 泓師

唐張敬之在則天朝每思唐德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當八三品其子將道由歷於天官有僧泓師善陰陽算術與敬之有舊謂敬之曰侍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此兒子意耳敬之弟訥之爲司禮博士時有疾甚危殆指訥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憂其疾亟豈望三品也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淵必不墜矣皆如其言泓復與張燕公說置買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爲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燕公此宅氣候忽然索

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與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處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摠填之亦猶人有瘡痂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燕公子均均皆爲祿山委任授賊大官克復後三司定罪肅宗時以減死論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家事大彘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張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脫死者有知臣將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均宜長流遠惡處竟終于嶺表張均宜棄世更不要苦救這箇也肅宗掩

泣奉詔故均遇害皆如其言

出大唐新語及戎幕閑談

羅思遠

公遠之訛可刪

室

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星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為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傳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襪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為戲一何虐也

出開天傳記

張景藏

中書令河東公裴光庭開元中居相位張景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數日貶台州刺史

出尚書故實

葉法善

前半與二十卷載事同

唐玄宗於正月望夜上陽宮大陳影燈設庭燎自禁門望殿門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洞照宮室熒煌如晝時尚方都匠毛順心多巧思結構繪采為燈樓二十間高百五十尺懸以珠玉金銀每微風一至斜然成韻仍以燈為龍鳳虎豹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有道士葉法善在聖真觀上促命召來既至潛引法善觀於樓下人莫知者法善謂上曰影燈之盛天下固無與比惟涼州信為亞匹上曰師頃嘗遊乎法善曰適自彼來便蒙召上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于是令上閉目約曰必不得妄視若有所視必當驚駭上依其言閉目距躍身在霄漢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觀覽既視燈燭連亘十數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上稱其善久之法善曰觀覽畢可回矣復閉目與法

善騰虛而上俄頃還故處而樓下歌吹猶未終法善至西涼州將鐵如意質酒肆異日上命中官託以他事使涼州因求如意以還法善又嘗引上遊於月宮因聆其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曲而歸傳之遂爲霓裳羽衣法善生隋大業丙子終於開元壬申凡一百七十年矣寧州有人卧疾連年求法善飛符以制之令於居宅井南七步掘約五尺許得一古曲几几上有十八字歌曰歲年未悲羽翼始歸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飛疾者遂愈案孔惲會稽記云葛玄得仙後几得遂化爲三足獸至今上虞人往往於山中見此案凡蓋欲飛騰之兆也金陵六朝記曰吳帝赤烏七年八月七日葛玄於方山上得道白日昇天至今有者藥鎗山有洗藥池見在又白仲都葛玄弟子亦白日昇天至今祠壇見在白都山下又姚光亦葛玄弟子自言得爲火仙

吳大帝積薪焚之光安坐火中手閱素書一卷法善盡傳符錄尤能厭鬼神先是高宗曾檢校諸術士黃白之法遂出九十餘人曾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士女往觀之俄有數十人自投火中人大驚師曰皆鬼魅吾法攝之也卒謚越國公出廣德神異錄

### 錢知微

唐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云二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請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而卦成曰子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請爲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給之其精如此出西陽雜俎

### 胡蘆生

唐劉闢初登第請卜者胡蘆生筮卦以質官祿生雙瞽卦成謂

關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然不得善終關留束素與之釋褐  
從韋臯於西川至御史大夫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命關入奏  
請益東川如開元初之制詔未允關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  
筮之生揲著成卦謂關曰吾二十年前嘗一人卜乃得无妄之  
隨今復前卦得非曩賢乎關聞之即依阿唯諾生日若審其人  
禍將至矣關甚不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戮之宰相李蕃  
嘗漂寓東洛妻即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  
氏待之亦不甚盡禮時胡蘆生在中橋李患足瘡欲挈家居揚  
州甚悶與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飲酒請者必攜一壺李與  
崔各攜酒資錢三錘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團已半酣矣  
崔兄弟先至生不爲之起但伸手請坐而已曰須臾當有貴人  
來顧小童曰掃地方母李生至級下蘆生笑迎執手而入曰即

君貴人也何問李公曰某且老矣復病又欲以家住數千里外  
何有如此貴人也曰更遠亦可公在兩紗籠中豈畏此厄李公  
詢紗籠之由終不復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而李公閑談寡合  
居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時李疾不出高已來謁至晚又報  
高至李甚怪及見云朝來看公歸到家因甚就寢夢有人召出  
城荆棘中行見舊使莊客亡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不合至  
此爲物所誘且須臾急返某送員外去遂即引至城門某胃曰  
汝安得在此曰爲陰吏蒙差當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  
住參佐橋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  
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云飢甚員外能賜少酒飯錢  
銀否此城不敢入請于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某  
驚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特奉報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謝之

心異紗籠之說。後數年，張建封鎮徐州，奏李爲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公不得爲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有得爲宰相否。及至，曰：並無。張尤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至相座者？因更問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報：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得也。方悟蘆生及高公所說。李公竟爲相，榮陽鄭子少貧窶，有才學，不遇時，年近四十，將獻書策求祿仕。鄭遂造之，請占後事。謂鄭曰：此卦大吉，七月內婚祿皆達。鄭旣欲干祿求婚，皆被擯斥。以卜者謬已，卽告云：吾將死矣。請審之。胡蘆生曰：豈欺誑言哉？必無致疑也。鄭自度無因而致，請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驢出，永通信驢而行，不用將從者。隨二十里內的見

其驗。鄭依言，明日信驢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驢，驢忽驚走南去。至疾，鄭逐一里餘，驢入一莊中，頃聞莊內叫呼云：驢踏破醬瓮，牽驢索主，忽見鄭求驢。其家奴僕訴訐，鄭子異謝之良久。日向暮，聞門內語云：莫辱衣冠卽主人母也。遂問姓名，鄭具對。因叙家族，乃鄭之五從姑也。遂留宿，傳語更無大子弟。姑卽自出見郎君，延鄭廳內，須臾列燈火，備酒饌。夫人年五十餘，鄭拜謁，叙寒暄，兼言驢事，慙謝。姑曰：小子隔闕，都不知聞。不因今日何由相見，遂與款洽。詢問中外，無不識者。遂問婚相，鄭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頃慘容曰：姑事韋家，不幸兒女幼小，偏露一子，纔十餘歲。一女去年事鄭郎，選授江陰尉，將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無所依。郎卽未宦，若能就此親，便赴官任，卽亦姑之幸也。鄭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謝諾之。姑曰：赴官須及程限五日內，須

太平廣記  
成親郎君行李一切我備果不出七日婚宦兩全鄭厚謝蘆生  
攜妻赴任出原  
化記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七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瓊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賈耽

茅安道

駱山人

石旻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  
餌時菓鄰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  
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  
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  
且以餘茶飲之鄰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  
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



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  
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捧手袖中。據雨膝。叱其僧曰。  
麓行所師。爭取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筇杖子。  
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  
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  
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鼻敗頰不已。衆爲  
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  
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出酉陽雜俎

王山人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爲并州從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詣門  
請謁。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算數。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備几  
案。紙筆香水而已。令垂簾靜伺之。生與之偕坐于西廡下。頃之

王生日。可驗之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  
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至一品。薨于  
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出松窗錄

王瓊

唐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  
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却  
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出酉陽雜俎

王固

唐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頔性快。見其拜伏遲鈍。不  
甚禮之。別日遊讌。復不得預。王殊快快。因至使院。造判官會叔  
政。頗禮接之。王謂會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  
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之厚。聊爲一設。遂詣會所。

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枚列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不復作隊入筒中曾觀之大駭乃言於子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出酉陽雜俎

符契元

唐上都昊天觀道士符契元閩人也德行法術為時所重長慶初中夏晨告門人曰吾習靜片時慎無喧動乃扃戶晝寢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門心欲有詣身即輒至離鄉三十餘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摧落園圃荒蕪舊識故人子遺殆盡時果未熟乃有鄰里小兒攀緣採摘契元護惜咄叱曾無應者契元愈怒傍道流止之曰熟與未熟同歸摘拾何苦掛意也又曾居

條山鍊藥乃亦思一遊忽已至矣恣意歷覽遍窮巖谷道流曰日色晚可歸矣因同行入京道上忽逢鳴鶡導引甚盛契元遽即避路道流曰陽官不宜避陰官但遵路而行須臾前導數輩望契元即狼狽奔迸及官至諦視之乃僕射馬總時方為刑部尚書素善契元馬亦無恙與契元晤心獨異之日已夕矣遲明即詣開化坊訪馬而與兵部韓侍郎對奕因留連竟日而旁察辭氣神色曾無少異私怪其故有頃聞中疾不旬日而歿又給事李忠敏云此是陶天活有道術者中朝奉道者多歸之天活本是安南人非閩人也能于入靜日多神遊諸岳馬公事人皆知之

出集異

白皎

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為駕舟

太平廣記 卷七十八  
子王升所侮，宗仁方舉進士，力不能制，每優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訴於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峽，發荊，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汎然失纜，篙櫓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爲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豈常有所忤哉？今無術以進，不五百里，當歷石灘險阻艱難，一江水之最計其奸心度我船適至，則必觸碎沉溺。不如先備焉。」宗仁方與僕登岸，以巨索繫舟，循岸隨之而行。翌日至灘所，船果奔駭，狂觸恣縱，升沉須臾，瓦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峽路深僻，上下數百里，皆無居人。宗仁卽與僕輩蔭于林下，糧餼什具絕無所有，羈危辛苦，憂悶備至。雖發人告于上官，去二日不見返。飢餒逮絕，其夜因積薪起火。宗仁泊僮僕皆環火假寢，夜深忽寤，見山獠五人列坐，態貌殊異，皆挾利兵，瞻顧睚眦，言語兇謾。假令揮刃，則宗仁輩束手延頸矣。覩其

勢逼，因大語曰：「爾輩家業應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萬物俱沒，涸然古岸，俟爲豺狼之餌。爾輩圓首橫目，曾不傷急，而乃矚然笑侮，幸人免禍，一至此哉！吾今絕糧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遽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死也。」山獠相視，遂令二人起，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宗仁賴之以候，迴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術者甚衆，而遇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沒溺不已，則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術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皎處，試爲一請。」宗仁因懇祈之。山獠一人遂行，明日皎果至，黃冠野服，杖策躡履，姿狀山野禽獸。爲祖宗仁，則又示以窮寓之端。皎笑曰：「瑣事耳，爲君召而斬之。」因薙草剪木，規地爲壇，仍列刀水，而皎立中央。夜闌月曉，水碧山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皎引氣呼咩，召王升發聲清長。

激響遼絕。達曙無至者。宋仁私語僕使曰：豈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皎又詢宋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為風水所害耶？宋仁暨舟子又實告皎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謂宋仁所使曰：然請卽君三代名諱，方審其術耳。僕人告之，皎遂入深遠，別建壇墀。暮夜而再召之，長呼之聲，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應皎者，咽絕因風始聞。久乃至，皎處則王升之魄也。皎於是責其奸蠱，數以罪狀，升求哀府，伏稽顙流血。皎謂宋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宋仁曰：原其奸兇，尤甚實為難恕，便行誅斬，則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乃叱王升曰：全爾腰領，當百日血痢而死。升號泣而去。皎告薛宋仁，解衣以贈皎，皎笑而不受。有頃，舟船至，宋仁得進發江陵，詢訪王升，是其日皎召致之。父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異聞集

賈耽

唐宰相賈耽，秉政直道事君，有未萌之禍，必能制除。至於陰陽象緯，無不洞曉。有村人失牛，詣桑園師卜之。卦成，園師謂曰：爾之牛是賈相國偷將，置于巾帽筭中。爾但候朝時，突前告之。安乃如其言，祈請公詰之。具以卜者語告公，公於馬上夫為發巾筭，取試盤據鞍運轉以視之。良久，謂失牛者曰：相公不偷爾牛，要相公知牛去處，但可於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樹之梢，鵲巢探取之。村叟逕詣三門上，見槐樹杪，果有鵲巢，都無所獲。乃下樹低頭，見夫牛在樹根，繫之食草。草次，是盜牛者家。出芝田錄

茅安道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書符役鬼，幻化無端。從學者常數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有頃，二子皆以歸養為請。安道

遣之仍謂曰吾術傳云盡資爾學道之用卽不得盜情而術其術也苟違吾教吾能令爾之術臨事不驗耳二子授命而去時韓青公澆在潤州深嫉此輩二子徑往修謁意者脫爲青公不禮則當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縱誕攝衣登階韓大怒卽命吏卒縛之於是二子乃行其術而法果無驗皆被擒縛將加誅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見蓋師之見誤也韓將併絕其源卽謂曰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吾或釋汝之死二子方欲陳述而安道已在門矣卒報公公大喜謂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龐眉美髯姿狀高古公望見不覺離席延之對坐安道曰聞弟子二人愚騷干冒尊嚴今者命之短長懸于指顧然我請詰而愧之然後俟公之行刑也公卽臨以兵刀械繫甚堅召致階下二子叩頭求哀安道語公之左右曰請水一器公恐

其得水遁術固不與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嘔二子當時化爲雙黑鼠亂走於庭前安道奮迅忽變爲巨鳶每足攫一鼠冲飛而去晉公驚駭良久終無柰何

山集異記

### 駱山人

唐田弘正之頌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廷湊卽王武侯之屬也廷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駱脇喜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廻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廷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二氣交王應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文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

鹿會矣。墅有飛龍山神，廷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於中路。廷湊及入廟，神像已側坐，因而面東廟宇。至今尚存。廷湊清儉公正，勤於朝廷，惠於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部將，張文禮滅之。出北夢瑣言

石旻

唐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段成式數年不隔旬，必與之相見。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隨尚書錢徽至湖州學院，子弟皆在。時暑月，獵者進一兔，錢命作湯方共食。旻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擊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恨校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請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悅

王生

賈籠

軒轅集

杜可筠

許建宗

向隱

趙尊師

權師

慈恩僧

唐王蒙與趙憬布衣之舊，知其吏才，及趙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大喜，給卹甚厚。時憲府官頗闕，德宗每難其授，而趙授之。一日偶詣慈恩，氣色僧占之曰：觀君色殊無喜兆，他年當得一邊上御史矣。蒙大笑而歸。翌日趙乘間奏御史府，殊闕人就中監察，尤為急要，欲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克料卿祗應取輕薄後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趙

太平廣記

卷七十九

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即是朕意卿有人未遂舉二人既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次對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克溢趙不之對延齡愠詈而去云看此老兵所爲得行否奏事畢因問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官績効向二人又爲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詰其所自卽知矣他日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知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與寢行蒙却歸故林而趙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史焉出因話錄

朱悅

唐鄂州十將陳士明幼而俊健常鬪鷄爲事多畜於家始鷄知

其後之勇怯聞其鳴必辨其毛色時里有道者朱翁悅得縮地術居於鄂築室穿池環布果藥手種松桂皆成十圍而未嘗遊於城市與士明近鄰爲佑因與之遊而士明褻狎於翁多失敬翁曰爾孺子無賴以吾爲東家且吾戲試爾可否士明之居相去三二百步翁以酒飲之使其歸取鷄鬪自辰而還至酉不達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顧視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於我乎士明云適於中途已疲詎敢復爾因垂涕翁乃釋之後敬事翁之禮與童孫齒焉士明至元和中戍於巴丘遂別朱翁出廣得神異記

王生

唐韓晉公滉鎮潤州以京師米貴進一百萬石且請敕陸路觀察節度使發遣時宰相以爲鹽鐵使進奉不合更煩累沿州縣

帝又難違，滉請遂下兩省議。左補闕穆質曰：「鹽鐵使自有官使，勾當進奉不合，更煩累路州縣為節度使亂打殺二十萬人，猶得何惜？差一進官，坐中人密聞，滉遂令軍吏李栖華就諫院詰穆公。滉云：『不曾相負，何得如此？』即令與公廷辯，遂離鎮過汴州，挾劉玄佐俱行，勢傾中外。穆懼不自得，潛衣白衫詣興趙王生卜，與之束素。王謝曰：『勞致重弊，為公夜著占之。』穆乃留韓年命，并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請卦。王謂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間威勢盛於王者是誰？』其次一命與前相刻太甚，頗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見。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縱相害事亦不成。韓十一月入京，穆曰：『韓瓜距如此，犯著即碎，如何過得數月？』又質王生終云：『不畏韓，至京威勢愈盛，日以橘木棒殺人，判按即官，每候見奔走。公卿欲謁，逡巡莫敢進。穆愈懼，乃

歷謁韓諸子，臯群等求解，皆莫敢為出言者。時滉命三省官集中書視事，人皆謂與廷辯或勸穆稱疾。穆懷懼不決，及眾官畢至，乃曰：『前日除張巖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緣張巖曾犯賊，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諭，告公等知。諸人皆賀穆，非是廷辯無何，穆有事見滉，未及通聞，閣中有大聲曰：『穆質爭敢如此，贊者不覺走出，以告質。質懼，明日度支員外齊抗五更走馬謂質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陽尉，公好去，無言握手，留贈促騎而去。質又令裴問王生，生曰：『韓命祿已絕，不過後日，明日且有國故，可萬全無失矣。』至日晚，內宣出王薨，輟朝，明日制書不下。後日韓入班，倒牀昇出，遂卒。時朝廷中有惡韓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敕下，并以邵陽書與穆。出異聞集

賈籠



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姦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防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僕報云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弁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爲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曾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声卽甚厉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後鮮于弁詣質質怒前不爲畢饌不與見弁復來質見之乃曰前者賈寵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謁之質遂與弁俱往寵謂質曰後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

當得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德宗嘗賞質曰每愛卿對敎言事多有行者質已貯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誥仍私謂人曰人生自有豈有不喫羊肉便得知制誥此誠道妖言也遂依前食羊至四月給事趙憬忽召質云同尋一異人及到卽前眇道士也趙致敬如弟子禮致謝而坐道士謂質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誥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莫更有災否曰有厄質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過於不全緣識聖上得免死矣質曰何計可免曰今無計矣質又問若遷貶幾時得歸曰少是十五年補闕却迴貧道不見執手而別遂不復言無何宰相李泌奏穆質盧景亮於大會中皆自言頗有章奏諫曰國有善卽言自己出有惡事卽言苦諫上不納此足以惑衆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決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識不用如此又進決六十里州

上御筆書令與一官遂遠貶後至十五年憲宗方徵入賈籠郎  
賈直言之父也出異聞集

軒轅集

唐宣宗晚歲酷好長年術廣州監軍吳德鄴離京日病足頗甚  
及罷已三載矣而疾已平宣宗詰之且言羅浮山人軒轅集醫  
之遂驛詔赴京既至館山亭院後放歸拜朝散大夫廣州司馬  
堅不受臨別宣宗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宣宗大悅  
及至晏駕春秋五十出感定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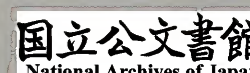
杜可筠

唐宣宗末廣陵貧人杜可筠年四十餘好飲不食多云絕粒每  
酒肆巡座求飲亦不見醉人有憐與之酒又終不多飲三兩杯  
即止有樂生旗亭在街西常許或陰雨往他所不及即約詣此

率以為常一旦大雪詣樂求飲值典事者曰樂云既已嚙損即  
據物陪前人樂不喜其悅杜問曰何故樂曰有人將衣服換酒  
收藏不謹致為鼠齧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弱年曾  
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今日驗否請以試之或有徵當可  
盡此室宇永無鼠矣樂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絕鼠跡杜屬秦  
彥畢師鐸重圍際容貌不改皆為絕糧故也後孫儒渡江乃寓  
毗陵犯夜禁為刃死傳其劍解矣出桂苑叢談

許建宗

唐濟陰郡東北六里右山龍興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水至  
深人不可食腥穢甚色如血鄭還古謂建宗曰可以同詣之及  
窺其井建曰曰某與回水味何如還古及院僧曰幸甚遂命朱  
甌紙筆書符置井中更無他法遂宿此院二更後院風雨黯黑



還古於牖中窺之電光間有一力夫自以釣索於井中如有所釣凡電三發光泊四電光則失之矣及旦建宗封其井三日後其美異於諸水至今不變還古意建宗得道者遂求之云其非道者偶得符術求終不獲得後去太山不知所在出傳異記

向隱

唐天復中成汭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庫在坊郭稅舍止焉張之門人向隱北鄰隱攻曆筭仍精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災色何也張曰人之年運不同豈有一時受災吾不信矣於時城中多大吠隱謂克修曰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為丘墟子其誌之他日復謂克修曰此地更變且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稀國親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子誌之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

後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溫以為憑虛殊不介意復謂溫曰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也到老却作醫人後果密敕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驗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為即人雷滿所據襄州舉軍奪之以趙匡明為留後大梁伐襄州匡明棄城自固為梁將賀環所據而威望不著即蠻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昂自潁州刺史為荆南兵馬留後下車日擁數騎至沙頭即軍懾懼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復本姓果符國親之說克修失主流渚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便行醫娶婦後唯數女盡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軍圍江陵軍府懷憂溫克修上城白文獻王具道此文獻未之全信溫以前事累驗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二十

一年而文獻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卽此程更遠果在

茲乎

出北夢  
瑣言

### 趙尊師

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魃令挈書囊席帽故所居前後百里內絕有妖怪鬼物爲人患者有民阮瓊女爲精怪所惑每臨夜別梳粧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醫療卽先知姓名瓊迺奔請尊師救解趙曰不勞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乃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於戶至於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水墜地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逡巡而死符卽不見女迺醒然自悟驚駭涕泣瓊遂碎鼉之首棄於壑間却詣尊師備陳其事趙慰勞之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無恙大符卽却歸於

按上

出野人  
閑語

### 權師

唐長道縣山野間有巫曰權師善死卜至於邪魅鬼怪隱伏逃亡地祕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預知之或人請命則焚香呼請神僵仆於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時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奏師之親曰郭九舅豪俠強梁積金甚廣妻卧病數年將不濟召令卜之閉目而言曰君堂屋後有伏屍其數九遂令斫之依其尺寸獲之不差其一旋遣去除之妻立愈贈錢百萬却而不受強之方受一二萬云神不令多取又一日卧於民家瞑目輪十指云筭天下死簿數其遐邇州縣死數甚多次及本州村鄉亦十餘人合死者內有豪士張夫子名行儒與焉人有急告行儒者聞而懼遂命之至謂張曰可以奉爲牒闔罪山免之於是閉目於

紙上書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訖張以含胎馬奔奉之巫曰神  
 只許其母子既奉還以俟異日所言本州十餘人筭盡者應期  
 而歿惟張行儒免之牝誕駒遂還其主其牝呼為和尚云此馬  
 曾為僧不了有是報自爾為人廷筭者不少為人掘取地下隱  
 伏者亦多言人筭盡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取民家牛馬  
 資財遍山盈室

出玉堂閑語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隱克

張士政

陳休復

費雞師

岳麓僧

強紳

彭釘筋

崔无斲

蜀士

陳岷

鄭山古

馬處謙

趙聖人

黃萬戶

何奎

孫雄

李漢雄

唐道士周隱克有術數將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閔修  
 弟子禮乎狀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鎮淮南染疾曰尊師去年  
 云我有疾須卧六日段公與賓客博戲飲茶周生連喫數椀段  
 起旋溺不已良久驚語尊師曰乞且放虛憊交下不自持笑曰  
 與相公為戲也蓋飲茶慵起遣段公代之

出逸史

張士政

唐王潛在荊州百姓張士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一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脛忽痛復問於張張曰前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床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草一掬再三搽之悉成燈蛾飛去又畫一婦女於壁酌蒲杯飲之酒無遺滴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其術終不傳人

出逸史

陳休復

唐李當鎮興元褒城縣處士陳休復陳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常李以其妖誕械之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遽都腐敗所司收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李驚異不敢復問一

且愛女暴亡妻追悼成疾無能療者幕客白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李然之因敬而延召陳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裳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下簾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人逼憶失聲而哭亡魂倏然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李由敬敬之

出北夢瑣言

費雞師

唐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服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為人解疾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爾將病令祖而負戶以筆丹三畫於外大言曰過過墨跡遂透皆皆焉

出酉陽雜俎

岳麓僧

唐廣南節度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卧於歐陽舍踰月不食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官爾後疾愈孫光憲時爲郡倅鍾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岳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與一緡吞一九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効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卒其方神其藥用海藻

湯下之香水洗沐却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以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焉

出北夢瑣言

強紳

唐鳳州東谷有山人強紳妙於三戒尤精雲氣屬王氏初併秦鳳張黃於通衢強公指而謂孫光憲曰更十年天子數員又曰并汾而來悠悠梁蜀後何爲哉於時蜀兵初攻岐山謂其旦夕屠之強曰秦王久思妄動非四海之主雖然死於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終不能尅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爾後大鹵與王鳳翔不罵秦王令終王氏絕祚果叶強生言有鹿盧躡術自云老耄矣無人可傳其書藏在深隱處古杉樹中因與孫光憲偕詣開樹皮發蠟緘取出一通絹書選吉辰以授爲強媼止之謂孫少

年矣慮致發狂仰服膺三年方議可否出北夢瑣言

### 彭釘筋

唐彭濮間有相者彭尅明號彭釘筋言事多驗人以其必中是有釘筋之名九隴村民唐氏子家富穀食彭謂曰唐卽卽世不挂一縷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隴衣食且豐可能裸露而終哉後一日江水泛漲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謂必致之乃脫衣泅水無何爲汎波漂沒而卒所謂一縷不挂也其他皆此類繁而不載出北夢瑣言

### 崔无斃

僞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四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嵩獨罹其禍先是李嵩有書召玉局

仙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无斃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楊德輝問曰將欲北行如何令崔書地作字乃書北千兩割字崔公以千挿北成乖字曰去卽乖覺楊坐不果去而嵩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揚之幸免由崔之力也出北夢瑣言

### 蜀士

僞王蜀有王氏子承協幼承廕有文武才性聰明通于音律門下常養一術士潛授戰陣之法人莫知之術士縑縷弊衣亦不受承協之資鏹承協後因蜀主講武於星宿山下忽於主前呈一鐵鎗重三十餘斤請試之由是介馬盤鎗星飛電轉萬人觀之咸服其神異及入城又請盤城門下鐵關五十餘斤兩人昇致馬上當街馳之亦如電閃大賞之擢爲龍捷指揮使其諸家兵法三令五甲懸之口吻以其年幼終不付大兵柄竒異之術



信而有之出王氏見聞

陳岷

後唐莊宗世子魏王繼岌伐蜀迴軍在道而有鄴都之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所在催魏王歸闕張漢賓乘驛倍道急行至興元西縣逢王宣傳詔旨王以本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以陳凱歌漢賓督之有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賓熟密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當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諮聞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卽位矣復何形迹張乃說來時聞李嗣元過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觀其勢未可前邁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

出王氏見聞

鄭山古

偽蜀王先主時有軍校黃承真就糧于廣漢綿竹縣遇一叟曰鄭山古謂黃曰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剝金之號曰金湯鬼此年蜀宮大火至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祕術詣朝堂陳之儻行吾教以禳鎮庶幾滅於殺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試於我而取之然三陳此術如不允行則止亦不免蓋洩於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黃亦好奇乃曰苟稟至言死生以之乃齋祕文詣蜀三上不達乃嘔血而死其大火與乙酉亡國殺戮之事果驗孫光憲與承真相識竊得窺其祕緯題云黃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黃云受於鄭叟一畫一點皆以五行屬配通暢靈寶竒書也然漢代數言生於綿竹妙於識記之學所云鄭叟豈黃扶之流乎出北夢續言

馬處謙

偽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與孫光憲偕詣術士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十已後方可圖之未間苟或先得於壽不永于時州府交辟以多故參差不成其事後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覺後話於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敕下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曰昨宵之夢豈小川之謂乎自是解維覆舟於捷為郡青衣灘而死即處謙之生知葉逢之凶夢何其効哉光憲自蜀公流一夕夢葉生云子於青衣亦不免免覺而異之泊發嘉州取陽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險無何篙拆為汎流吸入青衣幸而獲濟豈鬼神尚能相戲哉

出北夢瑣言

趙聖人

偽蜀有趙溫圭善表許術古人災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為性凶悍至後主時為一二貴人擠擢久沈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於朝門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兵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為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王大駭乃於懷中探一匕首擲於地泣而言曰人日比欲刺殺此子便自引決不期逢君為開釋請從此而止勤勤拜謝而退王尋為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於咸陽宰相范質親話其事

出玉堂閒話

黃萬戶

偽王蜀時巫山高唐觀道士黃萬戶本巴東萬戶村民學白虎七變術又云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常持一鐵鞭療疾不以財

物介懷然好與鄉人爭訟州縣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輅亦有戲術曾剪紙魚投於盆內而活萬戶投符化獺而食之其鐵鞭爲文思輅收之歸至涪州亡其鞭而却歸黃矣有楊希古欲傳其術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喪穢不果傳俄得家計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宮列示諸子俾認儲后萬戶乃指後主其術他皆倣此唯一女爲巫山民妻有男傳授祕訣將卒家人勿殮經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殞也青城縣舊有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萬戶將卒謂家人曰青城馬和尚來我遂長逝也是年馬師亦遷化

出北夢瑣言

### 何奎

僞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効既非卜相人號何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醫銀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

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聘少銀釧釵篸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苦立愈矣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且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爲此崇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窻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竟受其銀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踰踰分識者知後主政悉此類也

出北夢瑣言

### 孫雄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僞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吳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洛都

咸問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  
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  
諸官咸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不咸京左右後主罹為詔之禍  
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出北夢瑣言

李漢雄

李漢雄者嘗為欽州刺史罷郡居池州善風角推步之奇術自  
言當以兵死天祐丙子歲遊瀨西始入府而歎曰府中氣候甚  
惡當有兵亂期不遠矣吾必速迴既見府公厚待之畱旬日未  
得遽去一日晚出送旅四顧而歎曰禍在明日吾不可畱翌日  
晨入府辭坐客位中良久曰禍即今至速出猶或可遂出至府  
門遇軍將周文作亂遂遇殺害於門下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第八十

